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四

呉興淩稚隆輯校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游俠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爾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於黃弱之衛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於蠶室之禍乎吾於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姦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揚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識
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親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
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
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蠹小人以儒謂細碎苛法亂政而俠
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
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
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
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

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絃歌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阸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

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饗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莊俠經挺亦何必背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

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早論齊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音以豉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徐廣曰音劬駰案漢書音義曰小牛 索隱曰軥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朱家以市買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

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瞯氏索隱曰瞯音閑寨為郅都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人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字潁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

索隱曰代代郡人諸白氏豪俠非一二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陽翟薛音避陝當為郟陝音如冊反郟音訖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

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嚼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

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懸也漢書作重至踐更
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
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索隱曰數音朔數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
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
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索隱曰謂委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
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

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

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家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

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

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藉藉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去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爲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熙人人爲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左爲之痛惜愚謂朱家識賢矣高人急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嘗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云云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四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正義曰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鵕鸃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鵕鸃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

中三蒼云鵕鸃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百子名北宮之宮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黃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索隱曰裻音篤裻禱之擯者覺而之

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日鄧猶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

經卽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索隱曰唶音仕格反吮音仕兖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沒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並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頹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

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
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
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
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
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還爵封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
此嗛嫣徐廣曰嗛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
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
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
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
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
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嗜等之名久之寖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李與中人亂出入驕
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
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鵔鸃入侍傳粉承恩黄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五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苦昆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纂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索隱曰案謂為田求福禳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窶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篝音溝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索隱曰卽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曰汙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

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
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
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
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
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𦝫徐廣曰帣收衣
褎也褎衿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𦝫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索隱曰帣音卷紀免反謂
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

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甑反直視貌○索隱曰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甑一反音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

夜之飲以髠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髠
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
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
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
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
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
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
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

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楩頻綿反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為槨索隱曰皇覽以壟竈為壟竈也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齎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也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

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召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

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
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
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
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
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
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
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
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
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
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徐廣曰在固始

(○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以奉其祀後十世

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正義曰檻御覽反)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

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盖他毋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

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

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
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從乳母罰譴譖之
者 索隱曰謂武帝罰譴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觀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拒譯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
家之語 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正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也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 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
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
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
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
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
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
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
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
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
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

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
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
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
而沉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
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
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
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難謂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
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
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

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
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
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
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
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
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
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
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
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

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
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
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
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
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
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
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
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
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
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建章宮後閤重（正義曰建章宮在長安縣故城）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

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寗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

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姿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

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畧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

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

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

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顏野王云黄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

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
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
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亭三老）幸來告語之吾
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
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
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
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
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
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
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

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
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
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
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
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
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筆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二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虡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屢閒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
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
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

頭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言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齊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臣飲祝曰今吾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

始令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

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
繇司徒華歆司空王郎對曰臣以爲君任德
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
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
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
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
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
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
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
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
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
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
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
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縱以恩義崇不欺
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
錯綜而易處○宋盧曰宗說三不欺自古傳記
先達共所稱述今諸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
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

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
而化是人見斯誠不忍欺之鈞以誠化御俗故
人不敢欺之此德優者
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
不失詞淳于索絶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丘獲
祠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六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七　　吳興淩稚隆輯校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索隱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曰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說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横之後其卜計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
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
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相從論
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
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
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以易易用大衍
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
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
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

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飭也危一作兑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汙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

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貲〕孅趨而言〔索隱曰孅音纖孅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正義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功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

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人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兹刃者也歟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斃耶是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而述而不作君子義也　今夫

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栻索隱曰按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卜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卜之不吉則不敢有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放文王八卦索隱曰放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

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
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
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
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
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
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
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
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
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

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

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
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
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
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
（索隱曰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
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
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
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
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駰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

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糈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
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
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
顔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
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
筮卜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
學長安通易經術黄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
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
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

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石夫婦人也以相馬立
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
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
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
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
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
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
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
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
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厤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决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七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八

吳興淩稚隆輯校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事頗蕪陋畧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

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草
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
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
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
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
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
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
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
絜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
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

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絶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

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徐廣曰揲音達一作達○索隱曰揲謂兩手執蓍分而揲之故云揲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詬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

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佩背音倍）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止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

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
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
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
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
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
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
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
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蓍即叢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
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
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籍燭此地

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

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瀾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蠪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龍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蚗當爲蛟蠪音龍注音決誤也

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索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云）

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亍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徐廣曰一孫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嘗蟠杅此林中也譺音擬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譺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
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
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
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
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
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
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
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
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
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

之索隱曰且音子餘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
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
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
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
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
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
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
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
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
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

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
凶介虫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
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大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
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
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
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
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
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
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

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
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
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
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
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
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
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
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
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
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

因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
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
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
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
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
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
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
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
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
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

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
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
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
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
不忍柰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
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
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遍九州未嘗
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
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
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

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
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
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
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
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
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
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
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
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
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

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譠音土和反。索隱曰譠音由闌切謾音慢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悤悤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謌謠

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收入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耰鉏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囷方者謂之京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

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鑴石拌蚌（徐廣曰鑴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鑴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

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来
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
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
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
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
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
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
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
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
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

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
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敎為象郎禮記日巧之室鄭玄日但居日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日象牙郎將至於天又
有玉牀屋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筯為與羹連或非箸樽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梜梜者筯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
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
囚文王昌拔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
競活之徐廣曰競一作競索隱曰陰姓競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
迺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

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湯（徐廣曰湯音第一作沸○索隱曰湯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

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
爭此實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
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
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
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
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
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
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
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
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

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

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
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
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貺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
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
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
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創理
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
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
曰牛革捐為鼓也草木果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
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

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剥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蠭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蠭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

奈何貴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
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赤熊曰為德而
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
於蝦蟆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
蝟憎其意心惡之也而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
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蛆曰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不行
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
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
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
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

卯為孤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一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

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揀音都貢反○正義曰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天猶揀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

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參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黑爲一二日月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首仰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足開　肣開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歛也首俛大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　橫吉　首俛大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索隱曰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祓龜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鷄卵摩之而咒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鷄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接吉之灼龜取主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接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卯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卯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持龜以卯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㷄黃索隱曰粱米也

卵鷇子也㱿龜木也音彀第之第言燒荊莖更遠而灼故有㱿名一音㱿言灼之以漸知有階㱿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鷄也○正義曰㱿音題㱿焦也言以梁米鷄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

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言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玉靈荊灼而心

今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箣（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也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知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一作身）行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

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
肣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蕑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橫
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
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
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
去即足胗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
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内外自橋外
自垂不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彊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内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自橋不得
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内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足
肣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内下
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
足開若横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横吉命
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日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行者不行来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来徙官不徙

居官冢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
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来者来而
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来
者不来聞盜不来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聞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繫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仰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從官不從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

臘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俯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
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
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盜足開以占病病篤死擊囚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
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雨少歲中無兵見貴人
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
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
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仰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

見盜鬬盜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
不霽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
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来者来
擊盜合交等鬬盜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
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
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
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
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
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卜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
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
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
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

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
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
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熟民疾疫歲中有兵
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
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熟民疾疫歲中毋兵
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来不来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横吉丁有柱以占病疾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来不来擊盜不合聞盜来来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来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来来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昤外高内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
不来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
官宗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下来繫者久毋傷
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
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
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行不行来不来擊盜不合開盜来来徙官居

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
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
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
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
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
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
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

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
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横吉內外相應自橋揄仰上柱上柱足足
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来不来
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
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
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
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
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挂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
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
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
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
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

病者有瘳繫者不出来者来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来者不来繫
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自舉外来正足發者行来者来求財物
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内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
不死繫者毋傷来出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
百事盡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
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来不来見人

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

罪聞言毋傷行不行来不来

此挺詐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見人不見

此挺詐内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

行行来来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孤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孤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聆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見人不見

此挺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揄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内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寫太卜卜辭蓋占尋體及命召之辭義無繁重殊無足採見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安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

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兆若玉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洪邁曰按傳云今上即位云云丘丁明之屬至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為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其後人頗薄其書然觀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無疑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八